

地震后的第一个儿童节，他们的帐篷学校开学了



陈歆耕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在2008.5.12提供的大灾难和大救援这一特殊的大舞台上，作家选择了一个独特的全新的视点，在灾后通过网络对散布于全国各地的志愿者进行了深入的采访。与紧急奔赴救灾一线的解放军、武警部队、消防部队这百万雄师相比，“志愿者”队伍只是游击队，但它的出现表明抗震救灾不再仅仅是国家行为，也是社会成员自觉自愿的个人行为。

上期回顾

尹春龙是四川资阳市雁江区中和镇罗汉村二组的农民，他只有20岁，却在救水中表现出了惊人的行动力。长着一副娃娃脸的他，因为疯狂的救人行为，成了地震志愿者中的“传奇人物”，成了网络上被网友狂顶的“网络英雄”。

纪实文学

他干脆把车也“捐”了

湖北志愿者周发政开着私家车前往灾区捐赠两台净水机。进入成都市区，他迷路了，不知怎么走才能把车开到成都市团委去？他问路人，问警察。七转八转，不知怎么把车开到了成都奥林匹克广场，那里有许多志愿者在征集车辆。

有一个志愿者问他：“你是不是来捐车的？”周发政答：“我不是来捐车的，我是来捐净水机的。”边上一个年纪大的志愿者说：“我们有三吨大米和一些矿泉水要送到青城山后山，你能不能帮我们送一下？”“可以”，周发政这才理解了他们话中“捐车”的含义，是要征用一下车辆。可能这是因为他对成都方言不熟导致的误会。

他们把一辆车上的大米向周发政的车上转移。车后备厢和后座上放满了大米，无法坐人了。那位年长的男性志愿者坐另一辆也装满大米和矿泉水的车子在前面带车，他的副驾驶位子坐着给灾区捐赠大米的成峰报业广告公司的女业务员尹辉，她说：“走吧，那里的人自从5月12日地震到现在已经没有吃一粒大米了，我们要尽快把这些大米给他们送去！”

由于灾区很多人还被埋在泥沙、石块下面，尸体腐烂，可能会发生瘟疫。因此，所有进入灾区的主要道路都被封锁，路口都有警察把守，不让车辆进去。他们兜了好几条路，都有警察把关，即使说明了情况也不让进去。没办法，在前面带车的男性志

愿者就找当地熟悉路况的人，给他们找到了一条仅仅能通行一辆小车的小路，绕开被封锁的路口进去了。他感到有点像做“地下特工”似的。他们到了青城山后山，沿途看到的全是临时搭建的帐篷，垮塌的房屋，被严重损毁的路面，坐在帐篷里目光呆滞、面无表情地看着来来往往车辆的灾民……山上不时有岩石滚落，巨大的山石有的有房屋那么大，要是砸到车子，车子就会成一堆废铁，人就成肉酱……他提心吊胆地往前开，边上的女士不停地提醒他“这儿，小心！哦，看那里……注意！”

“叔叔、阿姨，给点粮食吧。”快到目的地的时候，有3个小孩站在路边向他们求助。尹辉让他把车停下，给了那3个小孩一人一袋大米。然后，又继续向前开。行进了大约一公里路，又看见路边有一群人，他们又说需要粮食。他们把车子停下，又给路边灾民卸下了24袋大米……终于到了青城山后山抗震救灾临时指挥部，几位村干部已经等在那里了，眼睛里充满了焦渴的眼神。他们把粮食卸下来交给村干部们，他们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连声“谢谢，谢谢”，听说开车的是从湖北来的志愿者，他们更为感动，一定要周发政留下他的名字。周发政还想到前面灾区看看灾情，但被告知不让进去，道路已被封锁，在里面救灾的武警官兵也坐着卡车出来了。他只好放弃这一念头，返回成都市。

到了成都市，他想去献

血。但献血的人特别多，需要预约等待。他只好暂时作罢。5月17日早上，他开车到成都市红十字会，把两台价值3980元的净水机捐献了，又在志愿者登记处报了名。然后，就在那里帮助装卸和分发物资。从四面八方提来的、搬来的，用车拉来的各种救灾物资源源不断到达，他和志愿者们有的维持秩序，有的负责登记，有的开票调运物资，有的负责清点分类，个个忙得不亦乐乎，紧张得连上洗手间的工夫也没有……从早上7点半，一直马不停蹄地干到下午5点，连续9个多小时……

为孩子们筹办帐篷学校

在回到湖北后，于5月27日周发政再次自驾车赴灾区，支援灾区的重建。和他作伴的有湖北恩施的张华、余苗、王兵、刘辉共5人。他们组成志愿小分队，张华任队长。到达什邡市湔江镇龙泉村，开始几天他们帮助几个栽种木耳的大户恢复生产。这里是木耳专业村，放眼望去，看不到边的木耳大棚全部被震塌。他们帮助灾民抢收木耳，从早上7点连续干到晚上7点才收工。烈日当头，大棚内特别湿热闷人。周发政不停地感到恶心头晕，眼前发黑，倒在了地上……他中暑了。队长张华和随队护士余苗把他扶起来，搬到阴凉处躺下休息，并给他服了藿香正气口服液，他才慢慢恢复过来。

获知湔江镇所有的学生没有地方读书，他们就着手帮助当地学校筹办帐篷学校。他们找到湔江小学的校

长商量筹办具体事宜，然后到成都团委申办帐篷学校的项目，得到批复后，回到湔江镇当夜，周发政开着车和北京体育学院的杨蕊等几名志愿者到处找心理辅导的书籍，与张华、余苗到武汉空降部队去调用帐篷，并请部队帮助安装，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3点半。在汉旺救灾的4名志愿者听说他们正在建灾区帐篷学校，给他们送来了一些生活必需品。

5月31日，为了筹办帐篷学校，周发政开车从省团委出来不远，由于不熟悉路径，在变道时，被后面一辆大货车追尾，将周发政的力帆小轿车后面撞瘪进去一个大坑。在回到湔江镇龙泉村时，又发生了一次险情。在通过一座只有3米宽的小石桥时，为了避让迎面开来的一辆三轮车，力帆车的右前轮掉到桥外，车子差点翻下桥去。坐在右面副驾驶位置的余苗出不去，村民们见到，一起来帮助把她从车里接出来。然后8个村民帮助把车抬到了桥中间……

6月1日，地震后的第一个儿童节，他们筹办的帐篷学校正式开学了。他们与学校师生一起举行了一个简单而又隆重的开学典礼，武汉空降部队的领导、学校校长和志愿者代表张华在典礼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8个湔江小学的学生在给周发政等志愿者戴红领巾时，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号啕大哭起来，泪水沾湿了孩子胸前的红领巾。在场的学生、老师、校长、记者、志愿者、部队官兵全都流泪了，悲伤、激动、感激、欢乐的泪水交

织在一起。大家不约而同地振臂高呼：“中国挺住，四川雄起”……

“山东铁人”许林山

负债9万元、带着家中仅有的1300元赴灾区的山东农民许林山，被志愿者们称为“山东铁人”。虽然没有当过兵，但居然也被同意加入了“老兵突击队”。一到灾区，就投入了十分繁重的装卸物资的工作。从下午不停歇地工作到第二天凌晨1点。

由于仓库不够用，很多物资只能临时堆积露天，为防止被雨淋坏，上面罩上了篷布。突然，一阵狂风暴雨袭来，眼看着呼啸的大风要把篷布掀掉，救灾物资就要被大雨淋湿，被大风吹散……许林山在此危急时刻，艰难地攀上了3米高物资堆的最顶端，用自己的身体压住篷布。其他志愿者见了也纷纷冲进雨幕中，帮助用身体和手固定住篷布。在瓢泼的大雨中，许林山为了保护救灾物资，用身体压住篷布一个多小时，直到风停雨止……

由于长期从事体力劳动，许林山平时的饭量很大。但到了灾区他不仅吃得比过去少多了，常常还饿着肚子干着沉重的体力活。据有关媒体报道，在都江堰人民医院救治点，他帮助医护人员抬伤员、搭帐篷，连续几天每天只休息一个小时。

真是无愧于“山东铁人”的称号。遗憾的是这个称号不是哪个部门授予的，只是“刻”在灾区人民的口碑上！如果不是被当地媒体发现后事迹见诸报端，无人知道他的名字。

同学陈子娟来投奔我，而我却把她推向深渊



郭小三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

都市小说

龙健借给我一百万

李镜设计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成功，办公地点已经选好，装修公司开始进场施工，一切似乎都井然有序，但我内心隐隐总觉得少了点什么。龙健亲自打电话过来，说：李镜，下午你来一趟吧。我内心忐忑不安，这个下午决定着我人生的成败，是生还是死？那一刻上帝会给你一个公正的判决。下午去龙健公司，他依旧淡淡地说：我决定帮你。大恩不言谢，我也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能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

他说：这是一百万的现金支票，你拿去吧，不过，这是我私人借你的，希望你别让我失望。我接过支票，像捧了一张中了五百万彩票的彩票，说：龙总，你放心，一定不让你失望。

先前阴霾的心绪一扫而光，有钱了说话底气都十足，我对肖红和王峰说：好好干吧，不出三年，咱们一定成为深圳最有名的广告公司。

李镜设计有限公司成立的那一天，在东海渔村订了十桌。光临的有同事和客户，有花天酒地的狐朋狗友，还有王峰和肖红请来的几位小领导，大家个个红光满面觥筹交错。那天是个开心的日子，大家开怀畅饮，我再也不是以前那个低三下四的小员工，而是以一个总经理的身份和大家频频碰杯。

送走全部的客人，大厅里一片狼藉，残羹剩饭像硝烟过后的战场，我跌坐在桌子下，嘴里喃喃自语：肖红，我要喝酒，我要喝酒。肖红气得一脸绯红，拉又拉不动我，她端着小姐送来的浓茶，扶着我往我嘴里慢慢地倒，我一把抱住肖红，呜呜

大哭，一个二十七岁男人的眼泪，包含了多少复杂与心酸？那一刻我放下身子放下多年来内心压抑的挫败与沉重，失声痛哭。肖红抚摸着我的头，像哄自己的儿子般轻声说：乖，我们回家。

肖红挽扶着我，七倒八歪。我抬起疼痛欲裂的头，星光下肖红的眼角已有了细碎的鱼尾纹，那个曾经有着如花笑靥的女子，如今老了。

我含糊不清地说：肖红，嫁给我吧，我是认真的。

肖红说乖，你喝多了，我们明天再说。

我猛地推开肖红，大声说：我没有醉，肖红，你嫁给我，你嫁给我。扑通一声，我跪在地球上。肖红不知所措急忙扶我，说：好好，别闹了，我答应你。

下午三点，去深圳火车站接陈子娟，陈子娟是我的小学同学，丈夫因车祸瘫痪，又有孩子要养，就找我帮忙到深圳打工，我就答应让她来我公司做文员。像所有刚来深圳的内地人一样，她穿着厚的红线衣，北方已经很冷了吧，脸蛋通红，像秋天里的苹果，眼神茫然地拖着行李四处张望。我朝她喊了一声。

上了出租车，我悄然看着陈子娟脸上的表情，欣喜与躁动，一如多年前的那个我，像小孩子进了游乐场，不停地看着四周的高楼大厦，一切都是那么的陌生，又是那么的真实，理想与现实不停碰撞，迷茫与热情一同绽放。

我的家比较小，四十多平方米，一房一厅，每月一千五百块，不包水电，家里乱七八糟，沙发上扔满内裤袜子，吃剩的方便面包装还仍在茶几上，几只蟑螂悄

悄爬过。我接过陈子娟手中的行李放在墙角，说：家里太乱了，我先收拾下，你坐会。

陈子娟忙说：我来吧，在家里我干惯了。说着就忙起来，折衣服，扫垃圾，抹桌子，俨然一个贤妻良母。我觉得我这人特感性，能发现每一个女人身上的优点并为之感动，总是想如果这个女人是我老婆，会是什么样子呢？

看着她忙碌的身影，我突然有种冲上去抱抱她的冲动，但她身上那种羞涩与纯真却让我不忍亵渎，同时为自己有这种心理而内疚：李镜，你怎么这么禽兽，对每个女人都想入非非，她是你的小学同学，是别人的妻子，但我内心本能的欲望依然蠢蠢欲动。不消片刻，家里被收拾得整整齐齐一尘不染，农村来的姑娘就是勤快……

我把陈子娟推向深渊

上午到公司，得到个消息，采购中心的主任高升了。环境就这么现实，越黑的反而升得越快。这主任姓赵名志高，托朋友打听一下，果然有点背景。当年北大毕业，然后分配到北京一街道给领导当秘书，写得一手好材料，又极会拍马奉承，两年后被一更大的领导所赏识，调去当秘书。干了一阵子，到了深圳。经过一段时间的费尽心机的疏通，任了副部长。我拿起电话，拨通了赵志高的电话。赵部长，恭喜你高升了，恭喜啊！

呵呵，李镜，消息可够灵通，不过你可是叫错了，我是副部长。赵志高在那头打着官腔，却是满心的欢喜。

我说什么嘛，副的过几天

就成正的了，您老可前途无量啊，以后得多关照小弟啊。对了，今晚有没有空啊，出来吃顿快餐。

赵志高想了想，慢声慢气地说：那看看吧，对了，最近有没有什么新车（女人）到啊。

我抬起头正好看到忙碌的陈子娟，狠狠心咬咬牙，说：赵部长，我这从农村搞了辆拖拉机，挺老土，不知道您老……

还没等我说完，赵志高打断我的话，说：拖拉机？拖拉机好啊，好车见多了，我还就想开开拖拉机。

我极尽献媚地说：行，那咱定了啊，您老不嫌土，就尽管开。

挂了电话再看看陈子娟，心中有一丝丝的难过，他妈的这么好的姑娘，难道就让这老色狼给这么糟蹋了？想想就有点不爽，我都没碰她呢。我出了办公室走到她身边说：小娟，下午不怎么忙，别上班了，我带你出去玩玩。

下午带着陈子娟去了深圳世界之窗，来深圳打工的人几乎都会来这逛逛，似乎没来这玩过就不算来过深圳一样。不过这几年我却一次也没来过，一是工作忙没空，二是门票挺贵，况且我从小就对这些玩的东西不感兴趣。我买了门票，陈子娟跟在我身后，她说李镜，这么贵的票，又让你破费了。

我说你真见外了，你看多少人都来这玩，他们工资也不高，说不定一个月就够买两张机票，关键开心就行了。

游完世界之窗，我又带着陈子娟去了中信广场的西武百货，对着每件商品，她都吐舌头，说：李镜，这儿的东西怎么这么贵啊。我笑笑说：这不算

贵，还有更贵的你没见到呢。

走到古琦专卖店，陈子娟对着一套紫色的长裙注视了很久，我看得出她眼中的羡慕和渴望拥有的憧憬，我走到她身边，问：怎么？喜欢吗？

她拿过衣服上的标签，偷偷看了一眼，说：算了，我就看看而已，挺漂亮的。

我握住她的手，看了看标签，七千八百块，一狠心对店员说：小姐，帮我拿这条。

陈子娟不知道是因为激动还是什么其他原因，脸色绯红，声音微弱地说：还是算了吧。

我说一条裙子而已，没什么的，你们结婚我也没去，就尽是我补个礼物。

陈子娟拉着我的手，提着包装好的裙子出了专卖店，那一刻，我又一阵心软，感觉她就像我的女朋友，我却要眼睁睁地把她送上别人的床，可是，我有良心发现的余地吗？

晚上吃了两份法国红酒小牛排，陈子娟拿着刀叉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匆匆吃完，我打车带她去了景豪四星级酒店，陈子娟在电梯里问：李镜，你发财了啊，有家不回，住这么贵的酒店。我不停把玩着手中的房卡，抬起头，深情地说：小娟，我想和你做爱。

不知道是一套七千八百块的裙子的力量还是寂寞的诱惑，陈子娟的衣服很轻易地被我剥光……

激情过后，陈子娟脸色红润满足地躺在床上，我起身穿衣，说：小娟，我下去买包烟。

陈子娟拉住我的手，深情似水地说：李镜，你快点回来。我点点头，出了房间，下楼，打电话给赵志高。过来吧，景豪宾馆801房。